

青未了

人文 齐鲁

■民间忆旧

童年的盼年

□ 师承瑞

我的童年是在故乡度过的。那个年代,我最期盼的就是过年,进入腊月,我就扳着手指头一天天地数,一天天地盼。

盼着赶年集。那时,我正在本村上小学,过了腊月初十我就天天盼着学校放假,放了假我最想做的一件事就是跟着父亲去赶年集。集市在邻村,离我们村四里多路。吃过早饭,父亲就骑自行车载着我出门了,十里八乡都来赶这个集。集市很长,拐弯抹角占满三条街。街道两侧摆满摊点,有卖菜的、卖肉的、卖鱼的、卖百货的、卖炊具餐具的,还有捏面人的、演皮影戏的、看万花筒的。集上人来人往,推车的、提篮子的、搭褡裢的,人山人海,拥挤不堪。吆喝声、叫卖声、鞭炮声响起一片,热闹非凡。我边走边看,觉得什么都新鲜,什么都好看。到了集市中间,父亲找个丸子锅,拿出两毛钱给掌勺的师傅,“给孩子来碗绿豆丸子”,那掌勺的接过钱说一声“好嘞”。父亲叮嘱我:“在这儿吃丸子千万别动弹,我买完菜后就回来找你。”我点点头。丸子锅是用石头或土坯支起的一口大铁锅,锅底烧木头,锅内是丸子汤,旁边放着一大筐丸子,随卖随添,周围摆着几张矮桌和一些小凳子。我找个凳子坐下,只见掌勺的很熟练地拿起碗,用勺子在锅里舀了两勺丸子,再添一勺汤,撒点芫荽末,一碗香喷喷的丸子就端到我跟前。我边吃边数,正好10个丸子。丸子汤随便喝,我一连喝了两碗,喝得浑身热乎乎的。父亲买完菜回来,我们就去买鞭炮。为了省钱,父亲只买一小挂炮仗,然后再给我们弟兄几个买了点儿摔炮和几把滴滴箭,年货就算基本办齐了。

盼着过除夕。除夕是最忙的日子。这天,母亲起得很早,天不亮就开始生火炸东西,主要是炸丸子(用豇豆或绿豆面加上红心萝卜丝等做原料)和炸鱼(小带鱼),丸子要炸一小筐,鱼炸得很少。等我们早上起床时,母亲已经炸完了(这是我们那儿的习俗)。早饭随便吃点,中午吃饭时每人分上几个丸子和两三块炸鱼,就着煎饼吃,这就算一顿年夜饭了。吃过早饭,父亲带着我们打扫卫生,主要是清扫屋内和院子,里里外外,前前后后,全部清扫得干干净净,不留一点死角,有时还要刷刷墙,贴几张新年画,增添点喜庆气氛。母亲则准备吃的,蒸年糕、蒸馒头、煮肉、剥馅等。要说最忙的当数父亲,除了打扫卫生外,他还要写春联,因为他是老师,毛笔字写得很棒,每逢过年很多人家都要让他写几副,父亲也从不推辞。其实,过了腊月二十,父亲就已经准备好了笔墨红纸,随到随写,我们弟兄几个轮流帮忙拽纸、晾晒。来写春联的有的拿纸,有的不拿纸(确实买不起),只要说一声要几副,父亲就给他们写好让我们送去,父亲一有空就写,一直写到年三十。大半个村子贴的春联都是父亲写的。

盼着去拜年。大年初一是拜年的日子,就是晚辈到长辈家中拜年,祝愿老人新年吉祥、健康长寿。小时候我都是跟着父亲去拜年,拜年的对象自然是村中父亲的长辈了。每到一家,父亲先问候:“大爷、大娘、大叔、婶子,您过年好,早晨吃了几碗饺子?”对方都这样回答:“过年好,早晨吃了两大碗饺子,你爹你娘挺好吧?”父亲答:“都挺好。”接着就让我给老人磕头拜年,因为那时我还不大会磕头,父亲便说:“给你爷爷奶奶鞠个躬吧。”我就照着父亲的吩咐去做,老人们会夸我两句:“好孩子,真懂事,长大了保准错不了。”接着就把糖块或者瓜子塞到我的衣兜里。这一家拜完后就到另一家去,一家也就呆十来分钟,因为拜年的很多,进了屋寒暄几句就走人,否则屋里就挤不动了。一上午要拜二十多家,我口袋里的糖块也装得鼓鼓囊囊。

在那个贫穷的年代,孩子们盼年,盼的是穿件新衣裳,吃顿好饭,无拘无束地玩耍几天。现在的孩子们过年盼的是什么呢?

困惑我多年的心中之谜终于释然,我为增长了知识而高兴。北方祭灶是在旧历的腊月二十三的晚上。为了给灶王爷送行,我们老家那里一般都会包饺子,用煮熟的饺子供灶王爷,取“送行的饺子落脚的面”之意。吃完饺子之后,奶奶会给我一个盛面的升子,让我到生产队里的马棚里去弄一些马料来。把马料弄来之后,奶奶又让我从缸里舀一碗凉水,也供在灶王爷的神像前面。随后的供品就是芝麻糖、醉枣和年糕。这些东西摆好之后,我奶奶就开始祝祷了。她说:“收着你的草,收着你的料,喂得你的马儿咳嗽叫,到了天上见了老天爷,多说方便,少说是非,保佑一家明年无事平安。”祝祷完了,便是磕头,烧那烟熏火燎的脏兮兮的旧袜子。祭祀仪式完了之后,奶奶一拍手,说:“灶王爷上天走了,吃芝麻糖吧!”接着奶奶会先给我一根,奶奶说得真好:“心到神知,供啥供啥人吃。”

很多年,我以为祭灶的祝祷词奶奶说得最好,后来才知道有的人家说得才好呢!有的说:“灶王灶王,你到天上,多说好,少说歹,五谷杂粮全带来。”还有那些盼儿心切的媳妇说得更好:“腊月二十三,灶王上西天,多说好来少说歹,马尾巴上带个胖小子来!”

祸福。

困惑我多年的心中之谜终于释然,我为增长了知识而高兴。

北方祭灶是在旧历的腊月二十三的晚上。为了给灶王爷送行,我们老家那里一般都会包饺子,用煮熟的饺子供灶王爷,取“送行的饺子落脚的面”之意。吃完饺子之后,奶奶会给我一个盛面的升子,让我到生产队里的马棚里去弄一些马料来。把马料弄来之后,奶奶又让我从缸里舀一碗凉水,也供在灶王爷的神像前面。随后的供品就是芝麻糖、醉枣和年糕。这些东西摆好之后,我奶奶就开始祝祷了。她说:“收着你的草,收着你的料,喂得你的马儿咳嗽叫,到了天上见了老天爷,多说方便,少说是非,保佑一家明年无事平安。”祝祷完了,便是磕头,烧那烟熏火燎的脏兮兮的旧袜子。祭祀仪式完了之后,奶奶一拍手,说:“灶王爷上天走了,吃芝麻糖吧!”接着奶奶会先给我一根,奶奶说得真好:“心到神知,供啥供啥人吃。”

很多年,我以为祭灶的祝祷词奶奶说得最好,后来才知道有的人家说得才好呢!有的说:“灶王灶王,你到天上,多说好,少说歹,五谷杂粮全带来。”还有那些盼儿心切的媳妇说得更好:“腊月二十三,灶王上西天,多说好来少说歹,马尾巴上带个胖小子来!”

说实在的,我在这儿啰哩啰嗦地说了半天,还不如人家南宋诗人范成大的一首《祭灶诗》呢——

“古传腊月二十四,灶君朝天欲言事。云车风马小流连,家有杯盘丰典祀。猪头烂熟双鱼鲜,豆沙甘松粉饵圆。男儿酌献女儿避,酹酒烧钱灶君喜。婢子斗争君莫闻,猫犬触秽君莫嗔,送君醉饱登天门,勾欠乞短勿复云,乞取利市归来分。”

■乡村记忆

“小年”到来说祭灶

□ 常跃强

一晃,我来济南30年了,其间,我到过很多朋友家做客,也参观过他们的厨房,但我从来没有见过谁家的厨房里有贴灶王爷的。他们的厨房里,一般都是煤气灶炉、抽油烟机、大理石的灶台,墙上和地面上贴着各式各样的瓷砖,还有弯式水管,既干净又方便。但是,即便是再宽敞的厨房,也没见有贴灶王爷的。济南的市民老户家里,我没去过,不得而知。

但是在农村,即便是鳏寡老人住的小趴屋,灶台的旁边也是要贴一张灶王爷的。灶王爷面孔略圆,有几十根稀疏的胡子,像一位慈祥有福的神仙老头。在灶王爷像的两边,一般都贴着“上天言好事,回宫降吉祥”的对联,横批是“一家之主”。既是一家之主,他的地位就顶顶重要,因为他管着你的吃饭问题。

民以食为天。
所以,庄户人家都供奉着他。

母亲对此十分虔诚。记得小时候我在农村老家时,每当做完饭,母亲盛出的第一碗饭,就先端到灶王爷面前,还在碗上放一双筷子,然后就是恭恭敬敬站在神像前面喃喃地言语一番。言语完了,一家人这才开始吃饭。

后来,我长大了,以为这实在繁琐,就想要改革一下,母亲高低不同意,说是新例子不可添,旧例子不可去,灶王爷是保咱全家的神,那一碗饭不敬他敬谁?

那时候,每逢要去赶年集时,母亲总忘不了叮嘱一句:记住,千万别忘了请袜子!她说的请袜子就是买一张木版年画的灶王爷。有一回我玩过了头,直到集要散了,才想起母亲嘱咐的事来。于是满集上寻找,终于找到一个。可是这位老太太卖的



▲ 民间流传的灶王爷木版年画。

的袜子与我们家的不一样,我们家的灶王爷的画像上只有一个人,可是这位老太太卖的袜子上竟是一男一女。当时我心里就笑了:莫非这竟如孟子说的那样“齐人有一妻一妾”吗?但立刻觉得这念头不敬,马上就打住了。最后到底是买了,也在家门上贴了,但是这个疑问,却在我心中久久不去。

再后来我上了大学,读书多了,才对灶神有了进一步的了解。关于灶神,在山东民间有多种传说。有的地方说黄帝死后被玉皇大帝封为灶神,还有的地方

把炎帝与祝融说成灶神,但普遍的说法是,灶神原是一个姓张的富家子弟,娶妻郭丁香,后休弃又娶李海棠,因这位姓张的好吃懒做,加之又遭一场火灾,很快就败光了家底。家世败落在其次,最重要的是这位姓张的竟双目失明沦为乞丐。一日乞丐来至前妻家中,内疚似锥心,羞愧难堪,竟一头碰死在灶台前面。此事让玉皇大帝知道了,玉帝念他有知耻之心,于是就把他封为灶神,而把他的前妻与后妻皆封为灶神奶奶。让他们除了当家家户的一家之主,还兼管人间的

■口述城事

1949年的那个春节

□ 元昌平

小时候家里很穷,但穷归穷,每当进了腊月门,也总是盼着过年。为啥?理由太简单了,一过年就能吃点好的,哪怕日子再艰难,父母也会平时节俭,到过年时给孩子们做件新衣或新鞋……所以,小时候盼着过年的那种心情至今难忘。眼下又快过年了,我想起了60多年前过的那个春节,心中感到特别亲切。

1949年5月15日,是我参加革命工作的日子,那年我14岁。工作单位是渤海区清河地委文工团,工作驻地是淄博市桓台县索镇。在文工团里,天天和同志们在一块学戏曲、学表演、打腰鼓、扭秧歌,每日天不亮就起床,喊嗓子练功,踢腿下腰翻跟头,一天到晚心里乐呵呵的无忧无虑,不知不觉就过了元旦进了腊月门。离开家已经有半年多了,到了这时候非常想父母,想弟弟妹妹,晚上睡觉也睡不着,恨不能立马到家站在父母面前,有时想厉害了,还偷偷在被窝里哭,平时的欢乐模样没有了。有一天,团领导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我:“听说最近闹情绪,心里有什么事吗?”他这一问,我再也憋不住了,只说了



▲ 1949年9月,本文作者(右一)在文工团与战友孙宝昌(左一)、王开明合影。

“想家”两字,眼泪就流下来。其实,领导早已掌握了我的情况,并决定给我一周的假期让我回济南探亲,还让我到司务长和会计那里领取粮票、津贴和往返路费。

第二天我就坐上火车回到了济南。当我站到父母跟前的时候,二老真是喜出望外,爸爸说:“我长高了,妈妈说我胖乎了,弟弟妹妹看我穿着一身粗布军装,搂着我的脖子亲不够。父母说:‘你在外头工作,咱家是军属,快过春节了,政府给咱送来了面粉,还有猪肉、花生油、粉皮等,照顾得可好了。’”正说着,

大门口响起了锣鼓声,原来是三和街小学的老师带着十多个学生,到我家慰问军属来了。他们站好队给我父母行礼,还给我们家门口贴上红对联,挂上“军属光荣”的木牌子。当时我心想,自己才出去半年多,也没干什么工作啊,政府和群众就如如此照顾,以后要再想家不安工作,可真对不起他们了。

晚上吃饭罢,一家人坐到一起拉呱,我把在文工团里的工作和生活情况一一作了介绍,并说我在歌舞剧《王秀鸾》和《土地还家》中担任了角色,并给他们演唱我在剧中的唱

段,父母和弟妹都喜得合不拢嘴。二老问我在家住几天,我说来回七天,还能住四五天。爸妈听后一时无语,我又和弟弟妹妹闲聊起来。爸爸喝了杯茶水后对我说:“这几十年来,我拉洋车,你妈给人家当保姆,好歹把你拉扯大了,现在解放了,共产党会让咱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,这是托了毛主席的福啊!你干的这一行,就是别人休息你们忙,大过节的,知道你们演出多,我看你还是早回去吧。”妈又接着说:“我不识字没文化,可我知道公家的事是大事,就听你爸爸的话早点回去吧。”

就这样,临过春节前我提前三天回到了单位,当我到团部报到时,几位团领导十分高兴,他们夸我说:“好啊小元,你长大了,进步了!”我紧接着说:“这都是爸妈催我早回来的,他们就怕我误了公家的大事。”

虽说这个春节没能和家人一起过,可我觉得这是我人生路上过得最有意义的一个春节,尽管60多年过去了,只要我想起“别误了公家的大事”这句话,心中就激动不已。如今我已是79岁的老人,父母早已过世,可这句话始终陪伴着我,让我享用终生,并影响着我的儿孙后代……

风物
Fengwu